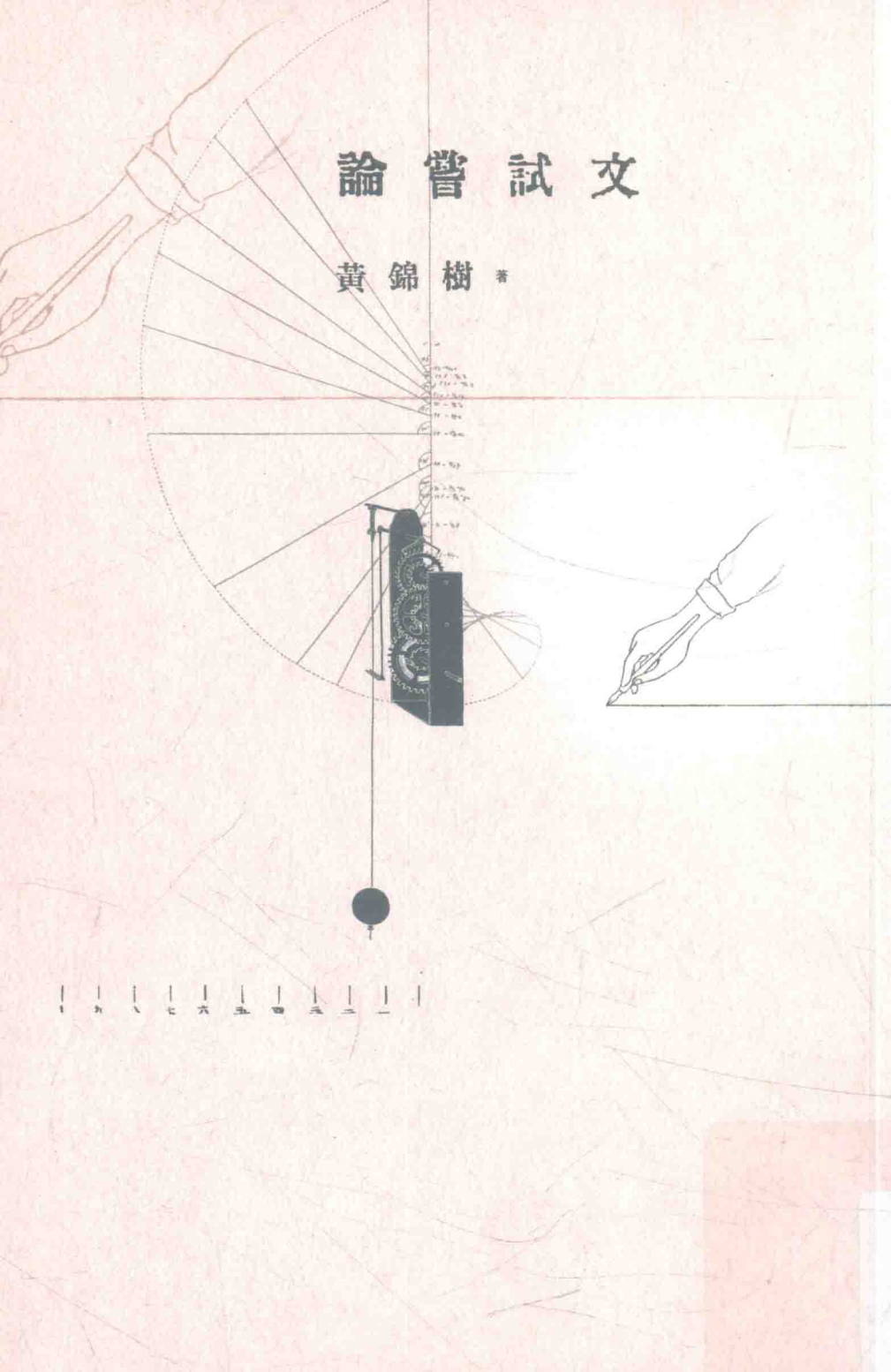


文 試 嘗 論

黃 錦 樹 著



| | | | | | | | | |

文 試 嘗 論

黃 錦 樹 著



| | | | | | | | | | |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論嘗試文 / 黃錦樹作.-- 初版.-- 台北市: 麥田,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2016.08
面: 公分.-- (人文; 2)

ISBN 978-986-344-371-1(平裝)

820.7

105012985

人文 2

論嘗試文

作者	黃錦樹
責任編輯	林秀梅
校對	黃錦樹 高嘉謙 黃憶晴
國際版權	吳玲緯 蔡傳宜
行銷	艾青荷 蘇莞婷 黃家瑜
副總編輯	李再星 陳玫瑰 陳美燕 杻幸君
編輯總監	林秀梅
總經銷	劉麗真
發行人	陳逸瑛 涂玉雲

出版 麥田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4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41號5樓
電話: (886) 2-2500-7696 傳真: (886) 2-2500-1966、2500-1967
E-mail: bwps.service@cite.com.tw

發行 英屬蓋曼群島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104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41號2樓
書虫客服服務專線: (886)2-2500-7718; 2500-7719
24小時傳真服務: (886)2-2500-1990; 2500-1991
服務時間: 週一至週五09:30-12:00; 13:30-17:00
郵撥帳號: 19863813 戶名: 書虫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E-mail: service@readingclub.com.tw
歡迎光臨城邦讀書花園 網址: www.cite.com.tw
麥田部落格: <http://blog.pixnet.net/ryefield>

香港發行所 城邦(香港)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駱克道193號東超商業中心1樓
電話: (852)2508-6231 傳真: (852)2578-9337
E-mail: hkcite@biznetvigator.com

馬新發行所 城邦(馬新)出版集團【Cite(M) Sdn. Bhd (458372U)】
41, Jalan Radin Anum, Bandar Baru Sri Petaling,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 (603)9057-8822 傳真: (603)9057-6622
E-mail:cite@cite.com.my

設計 黃子欽
排版 宸遠彩藝有限公司
印刷 前進彩藝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 2016年8月1日

著作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 請寄回更換

定價/480元

ISBN: 978-986-344-371-1

城邦讀書花園
www.cite.com.tw

目次

埔里的摩羅——詩力與文心／王德威

文與也

抒情傳統與現代性——傳統之發明，或創造性的轉化

論嘗試文——論現代文學系統中之現代散文

面具的奧祕——現代抒情散文的主體問題

抒情的灰燼——論沈從文後期的寫作

天鈿女命的猥褻之舞——論胡蘭成的神話學

論台灣文學現代主義世代——戰後世代，轉向本土現代主義的起源

窗、框與他方——論郭松棻的域外寫作

自己的路徑——《亂迷》與《巫言》

石頭與女鬼——論《大河盡頭》中的死亡與象徵交換

異質風景——論雷驥的「散文」寫作

內在的風景——從現代主義到內向世代

神的屍骸——論駱以軍的傷害美學

剩餘的時間——論董偉格的抒情寫作

別卷

「抒情傳統」的主體問題

作為離散論述的抒情傳統——讀王德威《現代抒情傳統四論》

力的散文，美的散文——散文的世界

見證與哀悼的工作——讀楊絳散文

輓歌與魔幻空間——談章詒和的《最後的貴族》

文心凋零？——抒情散文的倫理界限

散文的爪牙？

散文與市場自由主義

文學獎與毒藥

426 424 420 416 407 402 391 384 380

365 344 325 308

文有別趣——讀黃翰荻《人雉》

另有隱禽？——臉書時代台式抒情詩人的摩羅詩學

肚臍的祕密——略談文學批評的態度、方法與倫理

藤壺與盟誓——讀朱天心《三十三年夢》

最初的房間——讀駱以軍《女兒》

那麼大的如果，那麼小的格局——讀陳冠中《建豐二年——新中國烏有史》

小說課，人生課——讀賴香吟《文青之死》

小說課與散文課——小說深處的散文界面

地方特色與南洋色彩

跋

參考及引用書目

文 試 嘗 論

黃 錦 樹 著



| | | | | | | | | | |

埔里的摩羅

——詩力與文心

王德威

黃錦樹任教國立暨南大學，定居埔里鄉下將近二十年。埔里山明水秀，但位於地震帶上，平靜地表下總醞釀著板塊震動。在隱喻層次上，這也似乎是黃錦樹與台灣中文學界關係的寫照。

中文系的世界溫良恭儉，一派風和日麗，黃錦樹卻每每意識——甚至讓自己成為——這樣風景下的不安。他治學的才華有目共睹，但他犀利的批評風格，對人對事的「不夠世故」，也引起不少忌憚。儘管如此，我依然認為黃錦樹是當代兩岸最有問題意識，也最具論述能力的學者之一。

在論述場域裡，黃錦樹所致力的議題包括馬華文學與中國性批判，當代台灣小說評論，晚清文學與知識譜系研究，寫實主義與現代主義辯證等。近年他的注意力轉向「文」的現代性和「抒情傳統」問題，以及散文與小說虛構的倫理意義。這些論述有如不同板塊，在黃錦樹的筆下相互撞擊，散放出巨大能量。在此之上，他作為小說創作者的經驗，以及在台馬華「外省第一代」的身分，更為他的評論平添緊張向度。

一九九六年黃錦樹在吉隆坡出版第一本評論集《馬華文學：內在中國、語言與文學史》，引起馬華文化界一片譁然。對黃而言，馬華文學傳統恆以中國性的追求為前提。但在緬懷神州文化、遙想唐山遺

產的過程中，「中國」早已被物化成為一個著毋庸議的符號。這一「中國」符號內蘊兩極召喚：一方面將古老的文明無限上綱為神祕幽遠的粹粹，一方面又將其化為充滿表演性的儀式材料。折衝其間，馬華主體性往往被忽略了。黃捷伐前輩的中國情結，批判五四寫實主義，質疑中文純粹性。如何體認中文及中國在馬華族群想像中的歷史感和在地性，是他念茲在茲的問題。

彼時黃錦樹年輕氣盛，思辨每有過猶不及之處。然而他對馬華文化存亡的危機感，對文學「作為方法」的期盼和焦慮，還有他自身的漂泊意識如此深沉，不由我們不正色以對。近年華語語系研究興起，學者四出找尋例證，才發現黃錦樹其實早已默默開風氣之先了。與此同時，黃錦樹致力實用批評，對當代作家從朱天文、朱天心到王安憶、張承志、郭松棻都有精采細讀。他也開始思考有關這些書寫的「文」的問題——文字技藝，文類屬性，文體風骨，文化氣質等。《謊言與真理的技藝》（二〇〇三）、《文與魂與體》（二〇〇六）等書都是極為精謹的著作。

黃錦樹對文學寄託既深，發為文章，亦多激切之詞。另一方面，他又充滿對病和死亡的興趣。在他筆下，作家文辭可以比作「不斷增殖的病原體」、「腫瘤物」、「癌細胞式的、恐怖的再生產」、「自體免疫」；文學與歷史的關聯則每與屍骸、魂魄、幽靈相連接。他直面文學和社會敗象，既有煽風點火的霸氣，也有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憂鬱。他的橫眉冷眼，尖峭偏執，竟彷彿有了魯迅式的身影（或幽靈）。這樣的類比雖然只能點到為止，但相較近年大陸自詡為魯迅傳人的學者，黃錦樹意必固我、反抗絕望的姿態反而真誠太多。

多年前我曾為文介紹黃錦樹，並以「壞孩子」（*enfant terrible*）稱之。「壞孩子」有理取鬧，與和諧社會格格不入；他的譏諷引人側目，卻也帶來處處機鋒。回看黃這些年的文字，我以為「壞孩子」尚不足以說明一切。他字裡行間所透露的厲氣鬼氣，喝佛罵祖，毋寧更讓我們覺得此中有人：他呼應了青

年魯迅所嚮往的摩羅形象。

時間回到一九〇七年。魯迅在〈摩羅詩力說〉裡指出近世中國文明發展每下愈況，傳統資源抱殘守缺。當務之急在於「別求新聲於異邦」。對魯迅而言，這樣的新聲非摩羅詩人莫屬。摩羅始自印度，原意為天魔，傳至西方，即成為魔鬼、撒旦。而在當代的詩人裡，摩羅的代表首推浪漫詩人拜倫。拜倫之外，有雪萊、普希金、萊蒙托夫、裴多菲等人，「無不剛健不撓，抱誠守真；不取媚於群，以隨順舊俗。」²摩羅詩人最重要的能量即在於「櫻人心」；撩撥人心，召喚詩力。

黃錦樹對現代馬華以及中華文學所釋放的「櫻人心」式衝動，曾讓不少學界大人先生難以承受。在方法論上，這樣的衝動不能安於四平八穩的「文學反映人生」之類寫實論述，而必須從現代主義的大破大立找尋表達方式。相對興觀群怨的詩教傳統，摩羅發出「真的惡聲」³。的確，當黃錦樹高談燒芭論、「謝本師」，「破」中文、「散」文類時，摩羅詩力呼之欲出。

但就如我在他處所論，魯迅〈摩羅詩力論〉延續晚清文學革命論中以毒攻毒的脈絡⁴。潘朵拉的盒子一旦打開，神魔共舞的場面恐怕魯迅也始料未及。在摩羅詩論最隱秘的部分，詩人的創造／毀滅的力量及於自身。黃錦樹不能自外於這樣的兩難。當歷史狂飆過後，一切喧囂激情散盡，摩羅詩人必須直面生命的「無物之陣」。在這裡，神魔退位，滿目荒寒，四下瀰漫無盡的虛空：

1 王德威，〈壞孩子黃錦樹：黃錦樹的馬華文學論述與敘述〉，《中山人文學報》第十二期（二〇〇一），頁一一—一五。

2 魯迅，〈摩羅詩力說〉，《魯迅全集》卷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二〇〇五），頁八八。

3 「只要一叫而人們大抵震悚的怪鳴的真的惡聲在哪裡？」魯迅，〈「音樂」〉，《集外集》，《魯迅全集》卷七，頁五六。

4 王德威，〈從摩羅到諾貝爾〉，王德威等著，〈從摩羅到諾貝爾：文學·經典·現代意識〉（台北：麥田出版，二〇一五），第一章。

我夢見自己正和墓碣對立，讀著上面的刻辭。……有一游魂，化為長蛇，口有毒牙。不以嚙人，自嚙其身，終以隕顛。……決心自食，欲知本味。創痛酷烈，本味何能知？……⁵

熟悉魯迅的讀者想必知道這段描寫出自《野草》〈墓碣文〉，時為一九二五年，〈摩羅詩力說〉發表十七年後。此時的詩人已經從「櫻人心者」的魔鬼成為「決心自食」的活屍。這些年間，啟蒙風雲數變，革命的號召依然方興未艾。摩羅詩人摧毀了什麼？成就了什麼？他不能捫心自問，反而決心自食，但「其心已陳舊，本味又何能知？」

黃錦樹熟治中國現代文學，當然理解摩羅詩力內蘊的難題。他的挑戰是，新文學運動一百年後，他能提出什麼新的論述面對這一難題？他不是也不必是當年的魯迅。這就讓我們來到他的新書《論嘗試文》。這本論文集蒐集了他近年的論文十四篇，另有較短的評論和書評十八篇。以體例而言，這些論文多半仍以實用批評出發，針對當代作家作品作出點評，因此呼應前兩部論文集。但如黃自述，這些文字集中反思兩項較深的理論問題，一為現代敘事與抒情傳統的糾結，一為小說虛構與散文紀實的區隔。兩者都關乎黃錦樹對「文」和文學的獨特看法。

抒情傳統是台灣中文系的重要議題。五〇年代末由旅美的陳世驥教授來台首開其端，繼之以七〇年代同樣是旅美的高友工教授來台豐富理論架構，一時如響斯應，啟發許多中文系青年學者。黃錦樹承認抒情傳統的研究成果，但卻視之為一偉大的現代「發明」。他增益這一傳統的方式，很弔詭的，是傅柯考古學式的拆解。相對多數學者頌讚抒情傳統的物我相忘，渾然天成，他更有興趣的是調查這個傳統何以在五卅啟蒙和革命的喧囂中浮出地表，而且在一九四九後的台灣找到棲居所在。更進一步，他叩問當

代文學裡抒情如何成為內向化、異質化寫作的指標；它和台灣主體性的建構有什麼關係。準此，他討論了作家從胡蘭成到朱天文、郭松棻，從舞鶴到雷驥、童偉格等。

魯迅的摩羅詩人飛揚跋扈，但「其神思之凜雪，既至異於常人，則曠觀天然，自感神闕，凡萬匯之當其前，皆若有情而至可念也。故心弦之動，自與天籟合調，發為抒情之什，品悉至神，莫可方物」⁶。換句話說，抒情就是「櫻人心」的根柢。然而魯迅又強調，抒情不是禮樂交融、曠觀天然而已，更是「釋憤抒情」；這是躁鬱不安的情，激發創作者與讀者「思有邪」的情。台灣學界沿襲陳世驥、高友工等的論述，強調抒情曲折婉轉、情景交融的一面，固無疑義，但卻不能盡詳歷來抒情主體從櫻人心到自扶其心的矛盾面，更不提抒情的面具性、表演性問題。是在這層意義上，黃錦樹的討論使得抒情傳統的向度陡然放寬。他談沈從文的挫敗、胡蘭成的虛偽、郭松棻的抑鬱、駱以軍的頹靡，以及邱妙津身體力行的「自扶其心」，在在說明這一傳統的內爆而非完成，才是我們參看「中國」現代性的重要根據。也因此，抒情傳統與現代主義（反傳統！）有了不可思議的掛鉤。

問題還沒有解決。黃錦樹進一步思考抒情論述的「心」何所指。在另一組討論現代散文「真實性」的文章裡，他批判當代散文創作「為文造情」，以虛構來取代誠意和真心，以表演性來篡改散文作為文類所預設的自傳性。如果「心」被架空，抒情即不再可能。於是在〈文心的凋零〉和後續文章裡，他感嘆作者和讀者的因循姿態，甚至警告散文的失真所意味的不僅是文類跨界的後遺症，也是創作倫理的墮落，甚至文學本體的顛覆。

5 魯迅，〈墓碣文〉，《野草》，《魯迅全集》卷二，頁二〇七。

6 魯迅，〈摩羅詩力說〉，《魯迅全集》卷一，頁八八。

識者或許認為，黃錦樹為散文虛構性與否如此不憚辭費，似有小題大做之嫌。畢竟在後現代主義的氛圍裡，我們不早已熟悉文本（甚至世界）的虛構性和歷史的游移性這類論述？但在黃的論述裡，散文——抒情——文心的聯動關係不只是文體論，而是本體論問題。在現代中國文學評論裡，談「文」與「心」最有創見者首推竹內好。他的《魯迅論》（一九四四）以「回心」——回到「文學正覺」——作為反抗歷史混沌和個人絕望唯一道路。但竹內好以文學主體的「否定的否定」作為現代文學「回心」的開端，充滿悖反邏輯，卻未必真正回應中國傳統的「文心」命題。竹內好的魯迅研究影響中國大陸學者如汪暉等，近年鄧元寶實竹內啟發，但做出不同回應。鄧強調魯迅的文學應以心學視之，唯鄧認為魯迅的「心」上承宋儒張載「為天地立心」，這是有其見地的。

黃錦樹的取徑又有不同，唯尚待深入發揮。他所謂的「文心凋零」自然影射中國文論的經典《文心雕龍》。在那裡，文之所以為文，還有文心與原道、徵聖、宗經的有機關聯，形成文學最重要的基礎。但就在捍衛古典的文心同時，黃錦樹又提醒我們他無意標榜散文本體意義上的真實。他所關心的是散文作為文類在作者與讀者間產生的契約性。也就是說，每種文類有其讓讀者「信以為真」（verisimilitude）的條件，而這契約是不可兒戲的。對散文而言，這一條件正嫁接到作者「求真」的自傳性。而在契約性之上，黃又強調「修辭立其誠」的必要。這似乎就讓他回到了中國文論的倫理要義了。

在「文」的內燦本體和「文」的契約倫理，「文」的抒情性和「文」的技藝性之間，黃錦樹的論述充滿矛盾張力。他甚至以抒情文心的有無作為當代小說優劣（真偽？）的判準，雖然小說本意為虛構。令人矚目的是，他對文的類類關注並不及於詩歌這一傳統上更具抒情潛能，也更展現技術格式的文類。這當然關乎黃錦樹對「文」學的定義和發揮。依從《文心雕龍》的脈絡，他彰顯「文」從上古以來，作為圖騰紋飾、學問風雅、政教制度乃至文明標記的豐沛律動。文類區分的審美操作無非只是現代的學科

建制而已。而文心與抒情互為表裡的關係，無需局限於詩歌。現代文學標榜解散傳統「文」的束縛的「散文」才是最大戰場。

但我以為真正影響黃錦樹的不是《文心雕龍》，而是在新文學運動爆發前夕，苦守「文」的古典疆界的章太炎。黃錦樹對章太炎絕不陌生，他的碩士論文寫的就是《章太炎語言文字之學的知識（精神）系譜》（一九九四）。章太炎現象——既復古又革命；從「小學」進入古典，還原一以貫之的文明「大體」；從始源本體欲望開出莊子、唯識宗的空無論述等——是深奧的話題，此處難以碰觸。所要強調的是，黃從大師處習得一系列有關文、文字、文學的譜系學辯證，從而一窺中國文學現代性最複雜、也仍然被遮蔽的面相。

《論嘗試文》這一書名語帶雙關，一方面指涉胡適以降解放語言語體的嘗試，而以現代散文為實驗場域；一方面指涉章太炎企圖恢復「文」的古典性的最後，或最新，一次嘗試。兩者其實代表文學現代性的精采對話，但章氏「以復古為開新」的努力在二十世紀多半被目為封建。一九〇六年，章太炎在東京發表〈論文學〉（後改題〈文學總略〉）開宗明義指出：「文學者，以有文字著於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章強調「文」回歸於「字」的形、音、象、義的始源、物質基礎，以及形式構置，恰與當代文學革命論背道而馳。但章的極端復古主義談何容易。面對已逝的形、音、象、義，「我們回不去了」。這卻反而成為章式考掘學的前提。壓抑的重返，缺憾的縫補，從他那裡我們見證現代文學那裡只是感時憂國而已？暨除魅又招魂，那是有關文明記憶和精神譜系的症候群最近一次爆發和自我

7 邵元寶，《魯迅六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七）。

8 黃錦樹，《章太炎語言文字之學的知識（精神）系譜》（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二〇一三）。

治療。

黃錦樹一方面強調「文」必須回歸本心的必然，一方面承認契約倫理的必要，隱隱有章太炎的影子。如他的碩士論文所述，章的語言哲學裡，「名無固宜」是重要起點，但卻始終受到「約定俗成謂之宜」的左右。換句話說，儘管承認「名」的狀態，但「必非恣意妄稱」，必須有約定俗成的歷史介入。在詞與物的交界處，「名」相始立，「文」得以滋生——那是人與天地自然交會的印記。由是類推，「文心」是對「文」的信仰、約定，也更是有情的貫徹。

明乎此，黃錦樹何以對當代散文創作的虛構大動干戈，又對當代小說虛構中的抒情意向頻頻致意，就有了隱喻意圖。顧名思義，散文可以超越章法，回歸作者本然誠摯的經驗，但散文的約定的破與立，「必非恣意妄稱」。黃的用心不在於斤斤計較散文虛構性與否，而在於他認為散文恰好位於現代「文」的解散或凝聚的關口。在此，「文心」的重新召喚因此變得無比重要。抒情傳統的發明與辯證，恰恰就是一個「文心」現代化的例證。

黃錦樹的立場應當引起後續對話，因為他觸及現代文學研究作為一種「法式」的根本問題。當多數同行仍然在文學該啟蒙還是革命糾纏不休時，他提醒我們眼前無路想回頭。章學複雜晦澀，黃錦樹的詮釋——或抒情——非本文所能置一詞。延續與黃對話的目的，或許上個世紀大評論家萊諾·崔靈（Lionel Trilling）的一項論述可供參考。崔靈是美國人文主義大家，他最後一本著作《誠與實》（*Sincerity and Authenticity*, 1972）討論西方文學如何處理真實性的問題。他認為十七世紀以降，文學受到社會制約，「真實」的意義因此來自文學主體如何「誠懇」的與社會倫理相互斟酌切磋。時至現代，文學主體內向化日益明顯，「真實」的意義不再訴諸外緣，而以主體打破名相、返本還真為依歸。崔靈反思這兩種真實呈現的可能，認為各有所本，但也說明前者的末流容易成為（中產階級）偽善的藉口，

後者的極端則導向自以為是的無政府主義或集權主義。

黃錦樹所關心散文真實性與虛構性的辯證，可以從崔靈處得到借鏡。換一個角度，我們同樣可說黃指出當代比較文學理論一個中「文」的方向。在「誠」的背後，契約與法式的存在呼之欲出，而「實」所透露依自不依他的傾向，要讓讀者發出會心微笑。但黃錦樹也許會追問，是否因為有了契約、法式的存在，文學的自由才成為可能？主體絕對的內省追求，也可能一意孤行，自扶其心，而導致自我解構？文心與法式的互動總是抒情的，或也可能夾帶暴力因素？

詩力與文心——這是《論嘗試文》為我們提供的課題。從馬來西亞渡海來台三十年，黃錦樹不斷嘗試重理文學疆界，在在引人深思。我們可以質疑他的論點，但不能忽視他的大哉問。台灣學界一向對他的叛逆敬而遠之，他是蟄居埔里的摩羅。殊不知在春和景明的表象下，造山運動從未止歇。這，正是黃錦樹的力量。